

武俠精品

劫火鴛鴦

中

台灣◎陳青玄

内容提要

月色凄迷、秋萤闪烁，一个衣裙飘曳的窈窕身影，在无双堡的废墟间缓缓游动。是人，是鬼？是幽灵？或是冤魂？……由此，引出一段离奇而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故。无双堡少堡主武同春，满怀仇恨，在隐居多年后，重返武林。他要寻找那个淫其妻、废其家的仇人。孰料，却陷入了举步维艰、险象环生的境地。一场罕见而暴烈的搏斗，正在悄然酝酿。正义、还是邪恶？仇人，还是朋友？令人难辨。而陈年悬案的新发现，更使人莫测高深。武同春在血与火的磨炼中，练就了“玄黄剑法”，终于旧怨澄清，深仇得报。那游荡于无双堡废墟中的身影，亦得昭然……

本书气势雄伟，故事惊险曲折，情节独出心裁，跌宕起伏，读来别有一番风味。

楔 子

鬼……

这是无数世代以来，为人所公认的一个不祥而恐怖的字眼，照一般的说法，人死了便成为鬼，鬼之为物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有形无质，隐现无常，在世俗的传说与故事中，有各色各样的鬼。

任你胆大包天，一谈到鬼，无不惴惴然而变色焉！

世间真的有鬼吗？

子不语怪力乱神，鬼是其中之一，而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，也仅止于不语，不承认，也不否认。

到底这是无稽之谈，还是真有其物？

但，天下事有时不能以常理而断，居然有人丧时废事，一心切盼着鬼神的出现。

这是一个废墟，断瓦残垣，蔓草荒烟，即使是大白天，身临其间，仍觉有些鬼气森森，不寒而栗。

废墟是无双堡的一部分，包围在堡墙之内，全堡只剩下前面的一半。江湖人，都不愿提到无双堡三个字，不知是慑于他以往的威望，还是别有原因？

月色凄迷，秋萤闪烁。

一条窈窕身影，兀立在废墟中，远望，似乎也是废墟残物的一部分，她，每夜出现，风雨其间。

为什么？

为什么？

.....

凄清的月色，照着死寂的废墟，残壁危柱，在月光下像幢幢鬼影。

废墟中央，隆起一座圆形的墓头，如果走近去看，可以看出墓碑上刻的是“亡妻武吴凝碧之墓”几个字。

不远处的前端，隐有灯光，这是半个废墟。

此刻，一个裙裾飘曳的窈窕身影，在废墟间缓缓游动，像传说中的幽灵。

她是谁？是人还是幽灵？

不久，一个小小的身影，向这边移来，那幽灵似的女人身影，突然消失了。

小小的身影来到废墟中央的墓前坐下，是个年约七八岁的小女孩。

奇怪！这种时辰，这种境地，这小女孩竟然敢来？

小女孩兀自坐着，口里喃喃出声：“娘啊！您在哪里？为什么要撇下我？”

然后是抽咽的声音。

那消失的女人身影，再度出现，缓慢地向小女孩移近，无声无息。

“呀！”小女孩尖叫一声，跳了起来。

女人开了口，声音十分柔和：“孩子，不要怕，我不是坏人。”

小女孩背脊紧贴着墓碑颤抖着声音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“一个过路的人。”

“可是……这里……并不是路。”

“我打从外面经过，见月色很好，所以就进来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别怕。”

小女孩用手按住胸口，睁大了圆溜溜的眼，哆嗦地道：“我不怕，什么……也不怕。这是我的家，我常常来的……”

“孩子，是不需要怕！”

“我可以……叫您阿姨么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阿姨，您长得好美，我知道……您不会是坏人。”

“你还没告诉我名字。”

“噢！我叫武遗珠。”

“武遗珠……遗珠！”

“是的，武遗珠。”

“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敢来这里？”

“我常常来的，有时在白天，有时在晚上。”

“来做什么？”

“来看我娘！”

“看……你娘，你娘在哪里？”

遗珠用手拍拍墓碑，道：“我娘就躺在这里面。”

女人沉默了半晌，才凄声道：“你家里有些什么人？”

遗珠深深吐口气，道：“连我一共四个，有爹，有妈，还

有江姥姥……”

“你有妈？”

“是的，她是娘死后爸娶的，因为我不是她生的，她不喜欢我，爹也不喜欢我，只有江姥姥疼我，她是我家三代的管家。”

女人上前一步，用手抚着遗珠的头顶，幽幽地道：“孩子，你很可怜。”

遗珠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，但随即又平定下来，仰首道：“阿姨，我不可怜……”

“你……不可怜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要人家说我可怜。我长大了要做个女侠，行走江湖，杀坏人，救那些真正可怜的人。”

“你想做女侠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在练武？”

“不，我妈不许我练，也不准江姥姥教我。”

“你爹呢？”

“我爹离开家快一年了，说是出去办事，不过……爹在家他也不会教我的，因为他不喜欢我。”

“你爹为什么不喜欢你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反正……他在家的时候，一天难得说一句话。”
又是沉默。

久久，女人开口道：“孩子，那你怎么能当得了女侠？”

遗珠嘟起小嘴道：“等我长大些，我就要出去拜师学艺！”

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听江姥姥说，我娘很美，武功又高，可惜她死了，不然……”

女人轻轻叹了口气道：“你娘是怎么死的？”

遗珠用衣袖擦了擦眼睛，哀声道：“听江姥姥暗地告诉我，这地方原本叫凝碧园，很美很美，是我娘的名字取的，我就在这里出生。我娘在生下我之后，有一晚突然起火，我娘被烧死了，我是江姥姥救出来的。自从园子被烧以后，爹就遣走了堡里所有的人，并封了堡门……”

女人掏出罗帕拭泪。

遗珠期期地道：“阿姨，您怎么哭了？”

“你娘死得好可怜，我听了也难过。”

“阿姨，您的心肠一定很好！”

“遗珠，我每天晚上来教你武功好不好？”

遗珠先是一怔，继而喜不自胜地道：“阿姨也……会武功？”

“唔！”

“真的要教我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

“那……我……该改称您师父，现在就拜师……”说着，拜了下去。

女人拉起遗珠，揽在怀里，激动地道：“孩子，用不着，还是叫我阿姨吧！”

遗珠摇头道：“不，我要称您师父，这是规矩。”

“好吧！随便你！”

“师父，今晚就开始么？”

“不，太晚了，你该回去睡了，明晚再开始。”

“师父，现在嘛！”

“不成，大人会找你。”

“才不呢！我妈根本不理我的事。”

“瞧！有人来了。”

一个苍老的女人声音传了过来。

“遗珠！遗珠！”

遗珠悄声道：“是江姥姥。”

女人急声道：“记住，我们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”

说完，一闪而没。

一个白发老妪迅快地来到。

遗珠迎上去道：“姥姥！”

江姥姥“嗨”了一声道：“瞧你这丫头，总是不听话，又到这里来。噢！方才我远远地好像看到一个人离开，那是谁？”

遗珠故意惊声道：“人，没有啊！”

“没有？”

“姥姥，您上了年纪，一定是眼花了，这里只有我一个。”

“好了，跟姥姥回去，这地方不是小孩子可以来的。”

一个月弹指而过。

遗珠每天晚上偷偷来此跟那神秘的女人习艺，双方由陌生而熟稔，情同母女，一个自幼失去母爱的孩子，对于温情的感受，是超过一般孩子的。

像每天一样，起更时分，遗珠来到废墟。

不例外地，神秘女人已在坐候。

遗珠像飞燕般投入女人怀里，兴高采烈地道：“师父，我会了！”

女人抚着遗珠柔柔的嫩发，道：“你什么会了？”

“您教我的心法，昨晚我在床上一夜打坐到天亮，已经能

控制住那股气。”

“孩子，你本来就聪敏过人，所以才有这么快速的进境。”

“师父，您下一步教我什么？”

“下一步？孩子，还早哩！你现在只是扎根基的第一步，必须按部就班地来。对了，我给你带来一瓶药，你每三天服一丸，伐毛洗髓，可以助你功力速成。”

说着，把一个小瓶递与遗珠。

遗珠接过，起身，小心藏好，道：“谢谢师父。”

女人笑笑道：“遗珠，今晚我教你一套掌法，你在练完心法之后，用以活动筋骨，现在我们就开始。”

整整一个时辰，遗珠算领悟了这一套掌法。

女人突地以沉重的声音道：“孩子，我要离开一段时间……”

遗珠小脸一变，伤心地道：“师父不要珠儿了？”

“不是不要，只是暂时离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师父要去办件事。”

“师父，您……带我走吧！”

“哦！不，你有家……”

“我没有家，没有人疼我，我像是个孤儿。”

“遗珠，不能这样说，你好好用心练习师父教你的内功心法，还有那套掌法，到了一定的时间，师父定会来教你进一步的武功。”

“师父，您不要走嘛！”

“孩子，不成，师父有师父的事。”

“师父真的还会回来？”

“当然!”

“不骗珠儿?”

“孩子，师父怎会骗你!”

蓦地，一声惊叫倏地传来：“鬼!”

孩子毕竟是孩子，遗珠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叫，吓得心胆俱寒，尖叫一声，扑向她的师父，但扑了一个空，扑在地上，眼前什么也没有。

她被一只有力的手拉了起来，不由又尖叫出声!

一看，栗声道：“姥姥，您把我吓死了!”

江姥姥脸色十分难看，发着抖道：“快跟我回去，以后不许再来。”

遗珠转目四望，不见师父的影子，心想：“奇怪，师父怎么会突然不见了?江姥姥为什么突然叫鬼?”

江姥姥再次道：“走，快走!”

“姥姥，怎么回事嘛?”

“不要多问，快走!”

“姥姥，您刚才为什么……”

“丫头，你走是不走?”

一个冰冷的声音道：“怎么回事?”

来的是个二十六七的少妇，目芒冷得怕人。

江姥姥忠顺道：“少夫人，没什么，我来找遗珠回去，怕她着了凉。”

遗珠怯怯地唤了一声：“妈!”

少妇狠狠瞪了她一眼，没好气地道：“死丫头，下次你再敢到这里来，我打断你的一双腿。”

说完，目光转向江姥姥，道：“姥姥，我听见你在喊鬼，

怎么回事？”

江姥姥期期地道：“我……远远看见一个女人跟遗珠在一起，但……一眨眼就不见了踪影。”

少妇惊声道：“一个女人？”目光不期然地扫向坟墓。

遗珠道：“准是姥姥眼花！”

少妇冷哼一声道：“死丫头，我再说一遍，以后不许到这里来，不然打断你的腿。”

“妈！”

“别叫我妈，我不是你妈，走！”

一声幽凄的叹息传了来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少妇猛一跺脚，闪电般循声扑去，登上颓垣，游走一圈，任什么也没发现，又回到原地，粉腮一片铁青。

又是一声叹息传来，似乎就在身边。

难道真的有鬼？

少妇脱口厉喝道：“什么人装神扮鬼？”

没有反应！

江姥姥紧紧拉住遗珠，口里喃喃地道：“老身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有碰到这种事。”

吐了口气，又道：“少夫人，我们还是进去吧！”

少妇显得色厉内荏地道：“我不相信世间真的会有鬼。死丫头，你说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敢骗我？”

“我……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江姥姥突地用手遥指着栗呼道：“少夫人，瞧！”远远处，一个模糊的女人身影，自空中冉冉而没，凌空御

虚，像一个幻影，人是无法踏云而行的。

鬼！除了鬼无法办到。

少妇面色变颤声道：“难道会是她，天下……真的有……”

她是谁？遗珠想问却不敢，但她看出那御空而行的，是师父的身影。鬼，她想到江姥姥刚才的惊叫，难道师父真的是幽灵而不是人？

是的，师父每次都是来无影去无踪，在眨眼间神奇地消失，现在竟然能飘浮在半空中，不是鬼是什么？

想着，紧抓住江姥姥的衣角，小脸顿现苍白，一颗小心狂跳不止。

转念又想：“如果师父真的是鬼也好，她那么和善慈祥，一点也不可怕，娘死了，当然也是鬼，可以向师父打听娘在阴间的情形……”

少妇挥挥手，颤抖着声音道：“我们回屋里去。姥姥，明天设法把园门堵死。”

说完，当先奔去。

江姥姥拉着遗珠的手，缓步后随。

遗珠忍不住问道：“姥姥，妈刚才说……那影子是谁？”

“不要问。”接着又喃喃自语道：“难道真是她阴灵不散？”

“姥姥，告诉我嘛！姥姥……”

就在此刻，一条人影疾掠而至。

江姥姥和遗珠同时大吃一惊。

来的，是个锦衣人，看上去年纪三十不到，英挺秀逸，标准的美男子。

江姥姥吐了口气，道：“少主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锦衣人冷冷地应道：“刚到！”

遗珠轻唤了一声：“爹！”想趋近前去，但又止住了。

锦衣人“唔”了一声，父女之间，似相当隔膜。

他是谁？他就是“无双堡”少主武同春，江湖上鼎鼎大名的“无敌剑”的儿子。

武同春冷电似的目芒四下一绕，道：“遗珠不该到这种地方来的。姥姥，以后请你看牢她！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先带遗珠回去。”

“少主……”

“我要在这儿待一会。”

江姥姥牵着遗珠，默然离开。

武同春走到墓前，站定，目注墓碑，咬牙恨声道：“凝碧，你毁了我一生，使我家门蒙羞，我把整个心献给你，你却拿来践踏，你真是阴魂不散么？显现出来，这段公案还没了！我发誓不论天边海角，要找到许中和那衣冠禽兽，把他碎尸，才消我心头之恨。”

一阵夜风掠过，卷得枯枝败叶沙沙作响，一片乌云掩去了月色，废墟顿呈黝黯，显得鬼气森森。

武同春似乎怨毒极深，又开口道：“你被天火烧死，给你检骨造墓，是基于仁心，我恨你，永远恨你！”

半晌之后，又喃喃地道：“鬼，天下根本没有这鬼魂，如果真的，那更好，显现出来看我武同春能不能杀鬼。”

微风飒然，似一片枯叶落地。

武同春机警地斜闪八尺，回身，吐口气，道：“锦芳，是你！”

来的，是武同春的续弦妻子华锦芳。

武同春又道：“你怎么不声不响的来？”

“是你自己失神，没察觉。”

“你真的看见……”

“不单是我，江姥姥也看到，而且不止一次。”

“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你离家之后。”

“这倒是奇怪了！”

“据姥姥说，身影很像凝碧……”

“不可能，埋了七八年的人……而且，当时火焚之后，是我亲自在铜床空架下收检焦骨予以埋葬的……”

“当年怎么起的火？”

“到现在还是个谜，我猜想……可能是那贱人自知没脸再活下去，而在坐褥时引火自焚的。”

“你确知遗珠是许中和的孽种？”

武同春痛苦至极地道：“家门不幸，不要再提了！”

华锦芳惊叫一声，猛可里抱住武同春，栗声道：“你看，那边断墙上……”

武同春下意识地心头一震，抬眼望去，只见十丈外的断墙上，出现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像半个人身，一咬牙道：“我不信这个邪！”

推开华锦芳，亮出长剑，闪电般掠出，弹起，飞扑至断墙。

“嘎！”地一声，那影子掠空冉冉而去。

武同春回到原地，收起剑，道：“原来这就是你们见到的鬼。”

华锦芳惴惴不安地道：“是什么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这叫疑心生暗鬼，是一只灰鹤！”

“灰鹤？”

“可不是，只是体形比一般的特大些就是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以前我看到的影子的确是女人的身形……”

“算了，锦芳，世间不会有鬼的，我们回去吧！以后别再到这里来就是了。我准备后天动身……”

“你……又要出门？”

“这桩公案不了，我寝食难安，我之所以腆颜出江湖，就是为了这桩公案，不然早该埋名隐姓了，我……实在没脸见人。”

“同春，你……就不能放过么？”

“办不到！”

“八年，恨也该消了……”

“消不了，也忘不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当初……为什么把遗珠……”

武同春的内心，起了痛苦的痉挛，闭上眼道：“孩子没有罪，我能把她怎样？走，别说了！”

赤日炎炎，大地变成了像个蒸笼，即使赶脚行商，也都趋凉歇脚，避过这烤人的日午，官道被晒得瘫痪成一条死蛇，前后路不见人影。

可是，竟然也有不怕热的，一个锦衣人，顶着烈日，踽踽行走在官道上，一顶马连坡大草帽，遮去了整个脸，看上去显得十分神秘。

无独有偶，锦衣人身后，紧跟着一个老和尚，身穿百衲

僧袍，手拄禅杖，斜挎一个黄布袋，光秃秃的脑袋，在阳光下闪闪泛亮，如果近看，便可发现这老和尚面如红婴，没有一丝汗痕，似乎热是别人的事，与他不相干。

不久，路边出现一株伫立如再盖的大树，树下一些石头，已被不断来往歇凉的人磨得精光溜滑。

锦衣人折向树下，拣块石头坐了，摘下草帽披风，这一露了脸，展示出是个俊逸非凡的美男子。

那老和尚也到树下落座，自顾自地嘟囔着道：“佛说有缘，老衲总算撞上了缘。”

锦衣人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但仍不动。

老和尚又道：“无缘即是有缘，佛言是不妄的。”

锦衣人似乎忍耐不住了，偏过头，冷电似的目芒在老和尚面上一绕，道：“大师怎么这等不识相？”

老和尚眉毛一挑，道：“老衲如何不识相？”

锦衣人语冷如冰地道：“盯踪在下，意欲如何？”

老和尚哈哈一笑道：“施主纳凉，老衲也歇脚。这是官道，并非私产。”

锦衣人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在下并非今日才出道，大师跟踪在下业已三天。”

老和尚淡淡地道：“也许是凑巧同路，施主何必多心？”

锦衣人道：“这就未免太巧了罢！”

老和尚又打了个哈哈，宏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就是佛家所谓的缘。”

锦衣人报以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在下不懂禅理，大师还是省了吧！”

老和尚不舍地道：“施主何必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？”